

世界文學譯叢

# 紅字

霍桑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 紅 寧

紅 寧

紅 寧

紅 寧

紅 寧

紅 寧

紅 寧

紅 寧

紅 寧

紅 寧

紅 寧

紅 寧

紅 寧

紅 寧

世界文學譯叢

# 紅字

[美] 霍桑著  
侍 柝譯

上海文學聯合出版社

文 學  
紅 字

著 者 霍 桑  
譯 者 侍 桁

---

書號.060 開本. 762×1067 1/25 印張.  $9\frac{17}{25}$

字數.157 000 插圖.6 定價頁.146

一九五四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4 000 冊

1—4 000

定價 10 200 元

---

出 版 · 發 行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文豐印刷製版所製版

上海江寧路六八五弄一三一號

文明印刷廠印刷

上海西藏路三三七弄九〇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The British India Publishing Company,

Calcutta. 1850.

內 容 提 要

紅字是美國文學中少數的傑出作品之一。故事的內容，有相當的歷史根據：美國在最初的移民時期，在清教徒的勢力之下一個女人若犯了姦情，按照法律，要處以佩戴紅色的A字的懲罰。作者就根據這種材料，寫成了一篇動人的小說。在故事發展中，作者不但為女性的人權呼籲，同時揭露了當時美國社會上道德的虛偽和宗教的欺詐。這故事曾經改編成電影和歌舞劇，在廣大的人民間流傳着，在原書出現一百年後的今天，仍然具有高度教育的意義。

## 新譯本前記

紅字的舊譯本還是十多年前出版的，解放以後沒有再版過。這次的整理修改，並經過朋友的審校，很費了些時間，幾乎等於重新譯過。下了這個工作的決心，是由於看見莫斯科出版的美國詩文選上又把這書重新給了肯定的緣故。

在美國詩文選上，關於紅字有這麼一段介紹：

「浪漫派的作家們，因為不滿他們時代的生活，便在過往的時代裏去尋求隱蔽。拿珊努·霍桑就是這樣的，他是一個保守的浪漫主義者，他忌恨美國資產階級的市儈主義和虛偽。但是他要轉向過往的時代裏去，才找到了他在目前所忌恨的事物的根源。紅字把讀者帶回到美洲歷史上的殖民時期去，帶回到最初的移民時期去。近代美國人祖先們的生活是怎麼個樣子，讀者可以自己去了解吧。這裏要提醒讀者，美國大多數初期的移民者都是清教徒，這些屬於資產階級的人們，從封建的歐洲逃亡到了美國。這些頑固份子在那裏建立起來的生活方式，便被霍桑在這本小說的開頭幾頁裏描寫出來。」

另外，關於作者，也有簡短的說明：

『拿珊督·霍桑是清教徒資產階級家庭的一個後裔，生活在新英格蘭的兩個小城市裏——莎倫和康柯爾，專心從事文藝事業。他第一部重要作品，故事新編（一八三七），是從美國的過往時代和它的傳說中取材的，用浪漫派的方法寫出來。紅字（一八五〇）是關於殖民時期的一部歷史小說，表現出美國清教徒資產階級的偽善，他們不過是用道德的欺詐和宗教的嚴酷當作他們野蠻行爲的掩飾而已。七個尖頂的房子（一八五一），述說的故事，是一個美國資產階級家庭，用不誠實的手段聚集了財富，而結果卻造成了這一家人的不幸。歡樂谷的傳奇（一八五二），是一篇問題小說，在這篇作品裏，作者把他關於社會生活的、保守的、浪漫的見解發表出來。

『由美國社會狀況所引起的道德的敗壞，使霍桑大爲驚駭，他探求改進公共道德的途徑，卻又要不變動社會的和經濟的社會基礎。因為他不能展望到未來，而又不曉得有什麼力量可以使人類獲得再生，他便轉向憂鬱和悲觀主義，這就使得他差不多把他的全部作品都染上了一種陰鬱的色彩。』

紅字的中譯文，論故事的本身是全部的，但在原作裏還有一篇序引，題名叫『海關』，篇幅相當長，幾等於原作的五分之一。霍桑的文章風格是比較晦澀的，這篇序引的記事又是和他某一階段的私人生活有關的，對於現今的讀者可以說沒有什麼重要，所以省略了。在這篇序引裏，他把紅字這故事的記載假託出自一個他的前任普監督的筆記，並聲明本書女主人公海絲特·白蘭是確有其人的，我想這也不過是小說家慣用的手法而已。

不過據說紅字這故事的中心題材——男女通姦胸前掛一紅色的A字以為懲罰，在美國初期殖民地的法律中，倒是確有其事的。順便說一句，A字的意思是由英文Adultery（通姦）這個字而來的。

譯者 一九五四年八月



# 目次

|          |     |
|----------|-----|
| 新譯本前記    | 一   |
| 一 獄門     | 三   |
| 二 市場     | 五   |
| 三 認識     | 一五  |
| 四 會見     | 二六  |
| 五 海絲特做針線 | 三五  |
| 六 珠兒     | 四四  |
| 七 州長的大廳  | 五七  |
| 八 小鬼和牧師  | 六五  |
| 九 醫生     | 七六  |
| 一〇 醫生和病人 | 八六  |
| 一一 內心裏   | 一〇〇 |

|    |         |     |
|----|---------|-----|
| 一二 | 牧師的夜遊   | 一〇八 |
| 一三 | 海絲特的另一面 | 一三一 |
| 一四 | 海絲特和醫生  | 一三〇 |
| 一五 | 海絲特和珠兒  | 一三六 |
| 一六 | 林中散步    | 一四四 |
| 一七 | 教長和教民   | 一四三 |
| 一八 | 氾濫的陽光   | 一六一 |
| 一九 | 溪邊的孩子   | 一七三 |
| 二〇 | 昏迷中的牧師  | 一八一 |
| 二一 | 新英格蘭的節日 | 一九四 |
| 二二 | 遊行      | 二〇四 |
| 二三 | 紅字的顯露   | 二二六 |
| 二四 | 結局      | 二三六 |

紅  
字



## 一 獄門

一羣生着鬍鬚的男人，穿着顏色晦黯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尖頂帽子，還混雜着許多女人，有的兜着頭巾，有的光着頭，都擁聚在一所木頭建造的大廈前，大廈的門是用厚重的橡木做的，釘滿了粗大的鐵釘子。

新殖民地的建設者，無論他們原意是怎樣計劃着人類美德與幸福的烏托邦，可總是從一端，便在實際的需要中，認為一定要劃出一部分處女地作為墓地，另外還劃出一部分作為監獄的基地。按照這種慣例，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推斷，波士頓的祖先們，在穀山附近地帶建築了最初獄舍的年代，是和他們在伊薩克·約翰生<sup>●</sup>的地段上，圍繞着他的墳墓，劃出最初葬地的年代，差不多是在同一個時候，後來伊薩克的墳墓，在國王禮拜堂古老的墓地中，就成了全部幽靈匯聚的核心。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自從這城市建立了約十五年或二十年後，木造的監獄已受風吹日曬顯示出各種蒼老的痕跡，使它那晦黯兇惡的外表，露出更悽慘的景象。橡木大門上沉重的鐵件所生的鏽，看起來是比這新世界裏任何一切都更古老。像一切附着於罪惡的東西一樣，它似乎從未

● 美國馬薩諸賽州的創始人。

曾有過青春的時代。在這所醜陋的大廈前面，在房子和街心的車轍中間，有一塊草地，叢生着牛蒡、茨藜、毒草以及各式各樣非常難看的花草，這些雜草顯然跟這片土地有些意氣相投，在這片土地上這麼早就產生了文明社會的黑花——牢獄。但是在門口的一邊，幾乎就生根在門限上，有一叢野薔薇，在這六月的時光，綴滿精緻的寶石般的花朵，使人想像，當囚徒進門或是當被判決的犯人出來受刑的時候，它對他們呈獻出芬芳和嬌媚，藉以表示在自然的深胸裏，對於他們，還有憐憫，還有溫存。

由於奇異的機緣，這薔薇叢，永生在歷史中；但是否僅因為那當初掩罩在它上面的巨大的松樹和橡樹都已倒落了多年，而它還能從嚴峻的荒蕪中殘存下來呢，抑或因為它是聖徒安·哈慶生走進獄門時，從她的腳下迸發出來的（這種傳說有極可信的證據），我們可以無需加以斷言。我們記述的故事，將從這個不吉利的門廊開場，而在那裏首先一眼看到它，我們幾乎無法不摘下一朵花來，呈獻給讀者。我們希望，這篇講述人性脆弱和悲哀的故事中間可以發見的甜蜜的道德花卉，用它來象徵；這故事的悲慘結局，用它來調劑。

## 二 市場

差不多約在兩世紀以前，一個夏天的早晨，在牢獄街裏牢獄前的草地上，擁聚着好大一羣波士頓市民，他們的眼睛全都死盯住鐵夾板的橡木門。若在任何別的居民中，或在新英格蘭較後的一段歷史中，像這些生着鬍鬚的善良人民的面相上凝結着的那種怕人的嚴肅，一定會被人認為就要發生可怕的事端了。這情形預示着，必有一個著名的罪犯要來受他的預期的刑罰，而法院所給他的處罰，也就是大衆感情上的判決。但在早期清教徒的嚴酷的性格中，是難以斷言會有哪一類的事情發生的，那也許是一個懶惰的奴僕，或是父母交到官家的、一個忤逆的孩子，要在鞭刑場上受處罰。也許是一個唯信仰論者，一個教友派的教徒，或是其他異端的教徒，要被鞭打出城；或者是一個懶散無家可歸的印第安人，喝了白種人的火酒，在街上鬧事，受着鞭笞被趕進森林的陰影中去。甚至也許是一個妖婆，例如那刻毒成性的知事寡婦西賓斯老夫人，將要死在絞刑架上。無論怎樣情形吧，那些旁觀者，總要擺出同樣莊嚴的態度來，這種態度是適合這兒人民的身份的，因為他們把宗教與法律幾乎視為一體，而且這兩者又完全浸潤在他們的性格中，把有關公衆紀律的最溫和的和最嚴厲的條例，全都看待得莊嚴而可怕。一個犯罪的人，站在絞刑台上，從

這樣的旁觀者所能探求的同情，真是又貧乏又冷酷。另一方面，在現今的時代中像那只會引起嘻笑嘲罵的一種刑罰，在當時也幾乎會如死刑般置上了叫人望而生畏的莊嚴。

在我們故事開端的那一個夏天早晨，有一種情形就值得我們注意，一堆人中間有幾個婦女，她們對於將要發生的任何處刑，都像感到特別的興趣。穿着襯裙和蓬裙的女人，走出大街小巷，遇有機會，便把她們那並不嬌弱的身軀，擠進那正要行刑的絞刑台最近邊的人羣裏去，這在那並不十分文雅的年頭，也不覺得是怎樣不合體統的事。在老英國生長養大的那些少女和婦人，比起她們六七世代以後的漂亮的後裔來，在精神上就像在體質上一樣，論品質是更要粗劣的；因為，經過家世承續的系統，每一代的母親，縱然沒有使她的孩子們在性格上比自己減少頑強堅實，而也會使她們形態比較含蓄，容貌比較鮮美可是保持不久，體質是比較纖弱的。當時站在獄門前的那些婦女，和那堪稱為女性代表的、男子氣概的伊麗莎白，是相隔不過半個世紀之間的時代人物。她們是她的同族女性；她們故鄉的牛肉與麥酒，以及那絲毫也未加改良的精神食糧，大量地充塞進她們的體質裏。因此，明亮的旭日在當時所照耀着的，是寬大的肩膀，健壯的胸脯，又紅又圓的臉蛋，都是在遙遠的島國上發育起來的，還沒有被新英格蘭的氣氛變成蒼白，變成瘦削。況且，這些主婦們大多數似乎都敢於發言而又辭令圓滑，若在今天，無論她們言語的含意以及那聲音的宏亮，都將會使我們大吃一驚。

「諸位太太，」一個面色嚴厲的五十歲老婆子說，「我想跟你們談談我的意思。如果我們這



些聲名良好的教會會友而又上了年紀的婦女，能夠處置海絲特·白蘭這種敗類，那就是給社會上作了一件大好事啦。諸位女友，你們以為怎樣？那個賤婦，若是交給我們眼前站在一道的五個人來審判，能夠像那些可敬的長官們給她的判決，就放她過去嗎？天哪，我真不相信哩！」

「人們說，」另一個女人說，「她的虔誠的教長丁梅斯代爾牧師，因為自己的教會裏發生了這樣的醜事，傷心透啦。」

「幾位地方長官都是敬神的紳士，可是過份慈悲了——這是真的，」第三個，一個半老的徐娘說。「頂少頂少，他們也應當在海絲特·白蘭的前額上，用燒紅的鐵，烙上一個印子。我擔保，要那樣，海絲特太太才會有點畏忌，但是他們在她衣服的胸口上貼上個什麼，她——那個爛污貨，才滿不在乎哩！喔，你們看吧，她會用一個胸針罩住它，就像異教徒的裝飾品那樣的，便要更滿不在乎地去浪蕩了！」

「啊，不過，」一個手裏牽着孩子的少婦比較溫柔地插嘴說，「就隨她遮起那個標記吧，然而痛苦總還是在她的心裏。」

「我們談什麼標記和烙印——哪怕在她衣服的胸口上，還是在她前額的皮肉上！」另一個女人叫了，她是這幾個自告奮勇的法官中長得最醜同時也是最殘酷的一個。「這個女人辱沒了我們大家，所以應當弄死她。這種事沒有法律嗎？聖書和法典上明明是有的呀。所以讓那些不照法律行事的老爺們，去自作自受吧，他們自己的妻子女兒也會變得放蕩起來的！」